

它们的名字叫“长征”

——大国重器命名背后的红色传承

■ 新华社记者 吴光于 顾天成 李力可

四川大凉山深处的西昌卫星发射基地，一枚枚以“长征”命名的运载火箭奔赴浩瀚宇宙；青岛湾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博物馆，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静静陈列。

一个托举中国航天逐梦寰宇，一个筑牢我国水下国防基石，共同的名字，书写着中国科技的壮阔远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永不褪色的长征精神，鼓舞着新时代科技工作者攀登科技高峰。

90多年前，红军于绝境之中突破重围，开启伟大远征。几十年来，从筚路蓝缕拓荒，到勇闯禁区攻坚，再到接力开创未来，“长征”，既是一个个大国重器共同的名字，也是矢志不渝的坚定信仰，是奔赴山海、永不停歇的时代征程。

共同的名字叫长征

血战湘江，激战娄山关，勇克腊子口，爬雪山，过草地……一往无前的长征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

我国的航天和国防核工业的发展历程，同样是一次克服艰难险阻的远征。

20世纪60年代，为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我国启动首枚运载火箭研制工作。面对工业底子薄弱，关键技术遭到外部严密封锁的困境，老一辈航天人在绝境中蹚出一条生路：

没有大型计算机，轨道、结构计算依靠手摇计算机。科研人员在简陋厂房、野外试验场日夜奋战。面对重重困难，钱学森、张劲夫、王秉璋等先驱共同提议，为运载火箭定名“长征”。

“将运载火箭命名为‘长征’，寓意着它必将像红军长征一样，克服任何艰难险阻，最终到达胜利的彼岸。”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员韩厚健回忆。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一飞冲天，成功把“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中国叩开太空之门。

自此，从小型运载火箭到长征五号大推力重型火箭，从常规推进剂到新一代绿色动力火箭，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不断迭代升级，覆盖近地、高轨、深空等多重发射需求。截至2026年10月10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发射次数刷新至671次，一次次托举卫星、载人飞船、深空探测器奔赴浩瀚宇宙，成为我国实现航天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载体。

长征，在九天之上，也在蓝海之下。几乎在航天事业奋起的同一时期，我国水下核力量攻关也悄然开启。

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严密技术封锁。1958年，夏荣臻元帅呈报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获得中央批准。在与世隔绝的深山山谷，中国核潜艇第一任总设计师彭士禄与副总设计师赵仁恺等8000军民隐姓埋名，住“干打垒”、饮池塘水，开启核潜艇的研制事业。

1970年8月30日，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实现满功率运行。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艇上4.6万个零部件、1300多种材料，“没有一颗外国螺丝钉”。1974年8月1日，中央军委将其命名为“长征一号”。

“长征一号”的入列，使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标志着中国海军正式迈入了核潜艇时代。今天，中国核潜艇已经发展到了第三代，依然延续着“长征”的名字。

一重向天、一重向海，两大国之重器同样诞生于“一穷二白”的困境，同样依靠自力更生闯过无数难关。

同样的名字，承载着一个从近代苦难中一路走来的国家的勇气与梦想，也映照
 着科技工作者以身许国的赤子之心。

共同的信念是长征

革命理想高于天。

“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经历湘江战役后只剩下3万多人，到陕北已不足1万人。面对千难万险仍坚信革命必胜，愈挫愈勇。”韩厚健常用此鼓舞自己。

坚持自主创新的路上，面对无数的“雪山草地”，遭遇失败挫折依然坚信能

够走出一条自立自强的道路，是科技工作者们的理想信念。

被称为“胖五”的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研制，曾经历过刻骨铭心的挫折。2017年7月2日，长征五号遥二火箭升空346秒后发动机提前熄火，一路跌落。总设计师李东来不及悲伤，带领团队迅速投入故障排查。908个日夜，整个团队“含泪奔跑”，逐项复盘、反复试验，攻克一个个技术顽疾。2019年12月27日，长征五号遥三火箭成功发射，大推力火箭涅槃重生。

深海远征的路上也历尽坎坷。

核动力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于俊崇谈起“长征一号”研制的艰难深有感触。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研制中，国外严密封锁主泵核心技术，大家只能另辟蹊径，用手解方程、拉计算尺、摇手摇计算机，“把一个流程变成两个，让小流量也有大流量的效果。”他说。

坚定的信念同样鼓舞我国自主三代核电事业攻坚克难。

“华龙一号”反应堆总设计师刘昌文，参加工作不久就投身自主三代核电研发，经历了“华龙一号”三次受挫、三次重启：早期自主方案在项目遴选阶段不敌国外方案；研发推进中，技术路线几经调整；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又给工程按下“暂停键”。

面对困境，团队咬定自主路线不动摇。反应堆堆芯是核电站的“心脏”，团队从零起步反复论证，独创“177堆芯”方案，打造出核电站独一无二的“中国心”，相比国外通行的“157堆芯”，这一设计在提升发电功率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安全性。如今，“华龙一号”在运在建机组达到47台，占据全球三代核电的“半壁江山”。

共同走好新的长征路

放眼全国，长征的烙印早已深深融入国之重器的命名体系。

遵义舰、赤水舰等以长征路上关键地标命名的战舰入列服役，让长征这一精神火种随着钢铁舰队驰骋万里海疆。

科技发达的当下，为何我们还需要以“长征”为名？

刘昌文说，长征，是中国人的精神坐标。“过去红军靠的是草鞋、信仰与热血，攻下一个个‘娄山关’‘腊子口’。今天，我们靠的是实验室的一次次反复，失败后的一次次重来，攻克一道道技术天险。”他说。

“把国家利益摆在首位，不计较自己得失，一步一个脚印走下去，把硬骨头一点一点啃下来。”39岁的中国核动力研究院设计院研究员钟明君用十余年时间攻坚核热工水力自主分析软件，走出了一条他的“长征”路。过去相关计算高度依赖国外商业软件，随时面临“卡脖子”风险。他和团队从零开始编写代码，啃下海量技术资料，实现软件自主可控，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老一辈解决核动力‘从无到有’，我们新一代要攻克‘从有到优、从优到领先’。”他说。

红军走过的大凉山，年轻的身影接
 过当年的火炬。

1970年，当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时，一支队伍从茫茫戈壁出发，来到凉山开启探索浩瀚宇宙的新远征。修公路、搭桥梁、建厂房……十几年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塔在彝海结盟之地拔地而起。

中国航天发射阵地首位女性“01”指挥员——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张润红向近来新入职的年轻人发问：“我们为何要有自己的通信卫星？为何必须发展自己的定位导航系统？”答案铿锵有力——“我们必须将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放眼全国，新时代科技长征如火如荼。“九章四号”量子计算原型机刷新世界纪录，“灵晟”超级计算机站上全球前沿，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仰望苍穹，天问系列不断拓展深空探测边界……从基础科研到重大工程，从航天飞天到核动力发展，无数青年科研人员接续奋斗。

长征，这个沉甸甸的名字，是对历史的铭记，更是对未来的宣誓。走好新时代科技长征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新一代科研工作者的脚下，征途不断向前延伸。

（新华社成都10月12日电）



腊子口前的出奇制胜

■ 新华社记者 马莎 王朋

岷山苍莽，腊子河奔涌。位于甘肃南部迭部县境内的腊子口，绝壁对峙，最窄处不足8米，是川甘往来的咽喉要道。90多年前，中央红军在此险境突围，出奇制胜。

1935年9月，走过雪山草地的中央红军抵达腊子口，这是他们长征路上最后一道天险。如果说寻常的山是“躺着”的，那么甘肃南部的山就是“站着”的；如果说迭部的山是陪着脚“站着”的，那么腊子口的山，就是“脚尖点地、绷着劲、使劲往上够着”站的。

腊子口，一线天。当年甘肃军阀鲁大昌部重兵扼守，在桥头与山腰筑起碉堡，以密集火力封锁红军北上唯一通道。

1935年9月16日，担任主攻的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正面强攻，数次冲锋未果。强攻不成，唯有智取。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一面佯攻牵制，一面组织小分队攀崖迂回。苗族战士“云贵川”用带铁钩的长杆攀上绝壁，放下绳索引导部队攀上崖顶，直插敌后，攻其不备，手榴弹自上而下砸进没有盖子的碉堡。

迭部县史志办三级调研员王建国说：“在这道被视为绝路的悬崖面前，敌军没想到，红军竟真的攀了上来。”1935年9月17日，腊子口被攻克。次年8月，红四方面军北上途中，再次夺取了天险腊子口。两路红军将士，两度撬开同一处天堑，打开了北上通道。

烽火散尽，薪火绵长。如今的腊子口，红色印记处处可寻。走进峡谷，一座无顶的复原碉堡引人注目，这里是依据当年战场复建的遗址景观。

腊子口战役纪念馆讲解员董小丽说，当年敌军凭险据守，认定红军要过腊子口，除非长了“翅膀”飞过去，最终，红军战士确实“飞”了过去。手榴弹自上而下精准砸进无顶的碉堡，炸开了敌人的防线。“这座没有盖子的碉堡，矗立在峡谷间，目睹了敌军的狂妄，见证了红军的奇

迹，是天险被征服的铁证之一。”

腊子口战役纪念馆工作人员张云保3年前曾尝试复刻红军攀崖路线。这位41岁的迭部汉子身手矫健，看上去像个20多岁的小伙子。他穿上运动鞋、戴上劳保手套，手脚并用向绝壁攀去，直线距离100米的崖壁，爬了整整4个小时，到半山腰时，再也无法前进半步。“崖壁湿滑得像抹了油，抓不住、踩不牢。”张云保抬头望向半山腰上他曾经“打卡”后插下的旗子说：“实在难以想象，当年红军在漆黑深夜徒手攀援，脚下就是奔涌的腊子河，该是何等的勇气。”

至暗时刻，突围天险。看似不可逾越的绝壁之上，每一寸都浸着鲜血，每一步都在以命破局。

天险见证历史，也见证变迁。迭部县文体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杨琳介绍，迭部是一片红色的热土，红军长征两次途经这里，留下俄界会议旧址、茨日那毛泽东旧居、腊子口战役遗址等丰富的红色印记。

腊子口镇黑多村民张旦吉在腊子口战役纪念碑旁的游客服务中心广场摆摊，摊位上摆着自家种的羊肚菌、花椒、党参，他忙着给线上下单的江苏顾客填写快递单。

“农忙时种地，农闲时摆摊。”张旦吉说，村里已经有人开起农家乐、民宿，他也动了心，“收入不错，将来我也想试一试。”

杨琳介绍，迭部县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是甘肃南部的生态秘境，全县森林覆盖率超过64%。“良好的生态孕育出品质较好的羊肚菌、党参等土特产，乘着文旅热度，老百姓增收致富的路越走越宽敞。”

据悉，2025年全年，俄界景区接待游客超50万人次，茨日那景区超100万人次，腊子口景区超148万人次。

昔日天堑，如今已是游人如织的红色地标。跨越90余载，长征精神早已浸润迭部这片土地，化作各族群众接续奋斗、建设家乡的精气神，在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生生不息、薪火相传。

（新华社兰州10月12日电）

我国牵头推动研制形成首个国际职业教育标准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记者 魏冠宇）由我国牵头推动研制形成的首个国际职业教育标准《北京协议》即将发布。这是记者10月12日在教育部举行的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的。

据悉，《北京协议》以我国职业教育实践为基础，吸收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发展经验，文本涵盖世界各国职业教育广泛关注的价值、体系、治理、保障、行动等部分，旨在推动建立全球质量认证与互认机制，促进各国职业教育标准和职业资格互通互认。

截至9月底全国共有4万余家“为老服务”类社会组织

新华社济南10月12日电（记者 朱高祥）截至9月底，全国共有77.98万家社会组织，其中“为老服务”类社会组织4.39万家，另有大量社区社会组织活跃在社区（村）基层一线，参与老龄、养老事业，以实际行动助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这是记者10月12日从民政部在山东济南举办的“民政系民生 服务暖民心”系列之“社服惠民”主题活动中获悉的。

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廖明介绍，各地社会组织主要通

过直接参与服务、捐赠款物支持等形式，深度参与养老助餐、探访关爱、心理关怀、日间照料等具体工作，在“为老服务”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记者还了解到，近年来，我国社会组织工作一手抓积极引导发展，一手抓严格依法管理，社会组织高质量发展取得积极成效。从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角度看，98.5%的社会组织无不良信用记录；从社会组织年度检查情况看，年检结论为“合格”的占绝大多数。

